

黑色的天使

作者: 戀歌

Powered by [紙言](#)

序幕：盜墓者

「總是有種不祥的預感.....」

身穿白藍色露肩長袍，手裏拿著聖杖，一頭金色

長髮的聖術使口中吐出幾字表示不安。她是隊伍裏唯一一個聖術使-----蜜莉娜。讓她感到不安的是周圍極度漆黑以及寧靜得異常的環境，彷彿下一刻就會彈些什麼出來一樣，小隊的照明也是靠她聖杖上的微型聖術所散發的那一點黃色光輝。這點光根本沒辦法照到超過三米以上的路，在這點光的照明下，能看到小隊全員の臉已經算好了。這種情況下小隊緩緩摸黑前進實在是讓人放不下心來。

「一間圖書館而已，有什麼好怕的啦！本大爺可是.....」

喬治把手中紅黑基調的單手直劍搭在肩膀上，以輕率的態度道。他走在小隊的最前面，嘴角上的笑容從一開始進入這個神秘的圖書館時就從未垂下過，似乎他是以郊遊的心情來到這裏的。有時候蜜莉娜也挺佩服喬治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是有些自大而已。在黃色光輝的溫柔照曜下，能看到喬治盔甲上的一角印著一個小小的圖案，一把劍與一條龍交叉擺放，龍尾圈成圖案的圓周。這個圖案是帝國內最大的武器防具店的標誌，這副盔甲無疑是名牌中的名牌，任何盔甲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圖案，價錢就一定不會低。據悉品質也不是一般的好，甚至皇室中的聖騎士全員の盔甲也是在使用它的。竟然穿一件這麼貴的盔甲出來這種不知會發生什麼事的地方，蜜莉娜一邊感嘆著一邊估算著那副紅黑盔甲的價格。

至少要八十多萬吧.....不，應該至少上百萬。

「喂！你有在聽嗎？」看來喬治又在吹自己的家底與經歷。什麼也沒聽進耳的蜜莉娜敷衍地回了句：

「欸~你真厲害。」

「我不是在問你厲不厲害啦！」

「你們先別吵，看。」

一把少年男聲打斷了喬治那準備毛起來的紅髮，他舉起穿著手套的手指著前方。往他指著的方向看去，一層又一層木板上立著幾本東斜西歪的書本，蜜莉娜把聖杖稍稍抬高，好讓聖杖上的光芒能照到更高的地方，可別說天花板了，就連書櫃的最高層也沒能照出來。

「這已經有好幾層樓高了吧。」少年下意識地呢喃著。一般的圖書館也就大概兩三個人高，正常就算在沒燈照明的情況下，把發光的聖杖輕輕舉高就可以看到天花板了。依照這情況來估算，這個神秘圖書館大概和一個皇宮一樣大吧。

「來看看這些書都在說什麼吧。」喬治隨手就從書架上拿了一本暗紅色的皮革書，原本依附在上面的蜘蛛絲連帶被扯斷、灰塵一灑而落。

「喂.....你！」藍色長髮少年還沒來得及阻止，喬治就已經開始翻閱書本。

「席德你太大驚小怪了，看，這不是什麼事也沒發生嗎？」喬治在藍髮少年面前不斷搖晃書本道。雖然小隊對這個神秘圖書館是一點也不了解，但亂碰這裏的東西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但是看動了那本書也沒做成什麼危險的話，就算了吧。

「唉.....最好也不要亂碰其他東西吧。」

縱使席德眼見沒有危險，卻仍然沒有下降對神秘圖書館的警戒級別，從一進來這個圖書館就感到異樣。放眼望去，這圖書館一定不是現代搭建的圖書館，一般立在大街上給平民用的圖書館絕對不可能這麼大，能擁有這規模的面積的圖書館要在帝都內才有可能出現。況且發現這圖書館的位置是一座大遺跡旁邊。

說它是遺跡吧，可是這邊附近其他遺跡都已經倒塌得只剩下最底層的幾塊磚與地下交錯的地基，現在身處的「遺跡」卻幾乎沒有任何塌陷的情況，只是外表十分老舊。

若這圖書館也是遺跡，以旁邊已塌下的遺跡風化程度來看，這遺跡至少有千年歷史，這附近一帶遺跡都倒塌了，而為何這裏卻屹立不倒-----這仍然是個謎

目前能想到的是有人用了「聖術」對圖書館行使加護術.....可是加護聖術需要人力發動，別說千年了，沒人能活上百年以上吧，就算能活過這樣久，要一直長時間對這麼龐大的物體施行加護聖術根本不可能不力竭倒下。

果然還是不可能。

「啊啊！根本看不懂！」片刻間喬治焦慮的聲音打斷了席德的思緒，喬治還沒翻到幾頁去，就已經帶著滿頭納悶把書遞了給蜜莉娜。蜜莉娜用一旁的書櫃托著聖杖，把暗紅的書本放到地面上，讓隊全部人都能看到書本的內容。

書內的紙張都黃化的很嚴重，根本難以看清上面在寫些什麼，每頁所剩下的就只有一行又一行因腐化而充滿缺筆的文字。偶爾才能看到一隻完整的字，但都是一些從來沒有見過的文字，老實說這些文字就像鬼畫符一樣，比較像是帶點文藝氣息的塗鴉。

「看吧，都是些奇奇怪怪的線條。」

喬治看著地上的書本吐嘈著。

再往下一頁翻去，殘破的頁面上畫著一個圓形線條，一堆「鬼畫符」圍繞著它，也許是在紙的中央處相對沒受到這麼多腐化影響的原因，這次字體整潔了許多，圓內還有一個由許多多邊形形成的圖案，它們的每一隻角都貼著圓周。大概是標記吧，圓形旁邊還有一堆「鬼畫符」，勉強也能看清筆畫。這些字都像像是手寫的，不難推理出書出產的時代還沒有印刷術。

「魔法.....陣？」一把柔弱的聲音從暗處崩出。

「咦？！難道說由奈妳能讀懂這些字嗎？」席德往一直躲在暗處因害怕而默不作聲躲在最後方的粉紅髮少女望去。

「嗯.....因為我一直都在考古學中有作相關的研究.....也能懂一點古文字.....」由奈小聲答道。

「你剛才說『魔法』了吧，妳知道那是什麼嗎？」喬治擺出一副質問的姿態提問，他這一問就把在場所有人的心聲道了出來，眾人都往由奈望去，原來毫不起眼的她瞬間成為焦點。

「啊！很抱歉.....我也沒聽過這樣的字。」在眾多視線的投射下由奈雖然很想解答問題，但無奈自己也沒有看過這字。對這一類的古文字更是不上手。

「書的內容呢？」正當大家都在落幕地低下頭時，蜜莉娜提出的問題又引起全員注意，四散的目光又聚焦到由奈身上。

「對對！讀懂了這本書也許就知道『魔法陣』的意思了吧！」喬治像看到希望一般附和著。

「呃.....啊！對、對不起！」粉紅長髮少女慌慌張張地做出九十度鞠躬。原來，據由奈所說，現在發現的有四種不同的古文字，都來自於古時四個不同的種族。很不幸，書中所使用的文字是四種裏最複雜且難懂的文字，也是由奈最不擅長解讀的古文字，那是暫時被推斷為古時最強種族-----天翼族所使用的文字。

「可惜.....」席德再次整理腦中的線索，一邊逐一打探小隊全員の臉，打探完後他像是發現了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又再逐一確認隊員的臉龐。

自己、蜜莉娜、由奈，還有.....咦？

喬治是自己走開了嗎？

為了確認心中的疑問，席德準備開口提問，卻被一聲尖叫打斷了準備張開的口。

「蜜莉娜！怎麼.....」席德一抬頭就看到蜜莉娜和由奈不謀而合地注視著自己的後方，眼神表露出她們的極度驚恐，奈由更是被身後之物嚇得發青，她緊閉著眼睛，雙手牢牢抓著蜜莉娜躲在她身後。轉頭望去，那是個倒在微型聖術可照亮範圍邊緣的一具人影，那人影依倒在書櫃旁，地面上全是鮮紅色的鮮血，那人身穿紅色的盔甲，血在他的盔甲上連綿滴落、沿著那人垂下的手一直流淌到地面上，在手的旁邊能隱若看到血泊中紅黑基調的單手直劍。血源是那人的脖子，他脖子以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堆沸騰中的血液。首部是被人斬下來了。

喬治.....？

此刻席德的心臟像被刺骨的寒風吹過一樣，眼睛瞪大得像要跳出來的樣子。無形的恐懼使他全身發抖，張開的口中吐不出半隻字。他從來也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認識的人身上。感覺臉部僵硬。

席德呆滯了兩秒以後強行把已經被畏懼佔據的心態拉回，如果自己也跟著害怕了，三人的士氣只會變得更加糟糕，下場會變得與喬治一樣，他作為小隊中唯一的聖騎士，可不能第一個害怕。大概是為了遮掩心中的恐懼，他扯盡聲帶大喊著：「啊呀！！我就知道這圖書館有問題！！」隨即從劍鞘中拔起藍白的雙手大劍，「噹！」一聲地插在地上，漆黑中立即遍布了碰撞聲的回音。其後大劍發出淺藍的光芒，一陣微風圍繞三人旋轉，席德藍色的長髮被風輕輕吹動，飄逸著，他開始詠誦聖術：

「古老的十二位聖騎士啊，聽我呼喚.....」

呼應席德的詠唱，藍光形成十二把劍的模樣圍繞三人插到地上，圍成的圈剛好能容下他們，蜜莉娜聖杖上的微型聖術被藍白的光輝蓋過。

「不要踏出這些劍圈著的範圍。」

兩人並沒有作出回應，只是往圈內又退了兩步，看她們的眼神，似乎還沉在恐懼之中。

「由奈！蜜莉娜！」席德對他們露出側臉呼喚兩人，繼續說：「振作點，我們得想辦法逃出這裏！」得沿路返回。席德轉身一看，藍白光芒的照耀下，原本小隊從那邊進來的大路不見了。取而代之，一本又一本書整齊地陳列在層層木架上。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剛才進來的地方也變成了幾層高的書櫃。他們現在唯一能走的路便是往圖書館的更深處。

正當席德陷入沉默之際，蜜莉娜的線視再次放到喬治的紅色盔甲身上，突然發現了什麼，她拿起聖杖指向喬治的屍體。

「蜜莉娜？」

「光啊，成為黑暗中的曙光吧。讓真相在漆黑中原影畢露。」還沒等席德吐完口中的最後一隻字，蜜莉娜已經開始詠唱聖術。聖杖的杖頭發出更亮眼的光芒，隨後一條光線高速飛過，擊在喬治的屍體身上。

屍體被擊中後竟然不是多了一道傷口，而是連同地上的血液化成紫色的灰燼，一點一點地往上消散。

「這是！」席德驚訝地看著四散中的灰燼，又把頭轉向蜜莉娜。據蜜莉娜所說，她發現屍體的盔甲上並沒有「傲龍武器」-----帝國最大武器店的商標，於是便斷定那是假的屍體，才使用剛才專門用來解除幻術的聖術「破幻」來一探究竟。根據幻術毀滅後灰燼的顏色就能知道使術者使用的是那一種術式，再進行應對。一般來說，由於現世只有兩種術式能行使幻術：「聖術」和「禁術」；灰燼的顏色也當然只會有兩種：金色和黑色。

「以顏、顏色來看.....使術者使用的既不是禁術，更不是聖術.....」剛才怕得躲在蜜莉娜身後的由奈探出頭來道。她全身快要捲成一圈的站姿似乎還對周圍十分警惕。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從來沒看過這種顏色的術式。」為皇室效力多年的席德曾看盡各式各樣術式，就連宮內最機密的術式也是，卻從來沒看過暗紫的詭異術式。

「至少我們知道我們還可以救喬治吧。」蜜莉娜說完後又開始詠唱：「光啊，照耀迷惘的她，救她於暗黑之地。」她高舉聖杖，一束光從杖頭往上衝出，周圍的書櫃在光束的照耀下在半空中若隱若現，直至光束終於碰到幾層高的樓底，光束呈放射性形狀沿天花擴散開去，直至整塊天花板都被光芒覆蓋，光花照亮圖書館，總算能看清圖書館內的一切事物。

一個又一個高得幾乎碰到天花板的書籍樹立四方，書架裏都排滿了密密麻麻的顏色，每個書架都裝了一條樓梯，讓人能爬到高處拿書。地上的雲石滿佈裂痕，偶爾會有幾隻小昆蟲爬過。

突然周圍傳來一聲像野獸一般的慘叫聲，席德與愛蜜莉立即變為更加警惕的姿態，把重心坐得更低，拼息注視四周。隨後是從天而來的人類叫聲，而且聲音十分熟耳。從天上傳來。順著來源看去，三人都抬頭望向天花。

一個身穿紅色盔甲的人影正以極快的速度向自己的站立點下掉：「啊呀～啊啊啊啊！」

席德要維持結界，愛蜜莉則需要維持圖書館內正在施放的大型聖術，他們呆在原地眼睜睜地看著越來越接近自己，從天而降的喬治，根本沒有餘力能夠接住他。

「風、風之精靈啊.....」女少的聲音從兩人後方傳來，一隻散發著綠光的手伸到愛蜜莉旁，頓時感覺下半身被一陣風場包圍，風場抵消所有喬治所有下墜的衝擊力，風場溫柔地把他放地到面上，三人立時從崩緊中鬆了一口大氣。

由奈正想走去扶起雙手撐地跪的喬治時，一道顫抖的聲音讓由奈像被點了穴一樣停止了時間，不只由

奈·愛蜜莉和席德也是如此。

「快.....快逃.....快離開這種鬼地.....方，千千萬萬不要讓圖書館再次變得黑暗.....不然的話，不然的話.....」

這聲音聽上是喬治·卻十分陌生·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以前從未用過這麼驚恐的語氣說話。

他所說的不要讓圖書館再次變得黑暗明顯不可能·現在能看清圖書內的事物都是靠愛蜜莉正在施展的超大型聖術·這規模的聖術很快就會讓施術者體力透支·不可能長時間施放。

由奈眼角泛著淚光·擠起笑容道：「喬治·冷靜點·總有辦法能出去的。」

她解除了自身身上的「時間停止」扶起喬治·喬治的臉轉向奈由·奈由在他臉上似乎看到什麼可怕的东西·「啊！」尖叫了一聲並嚇得立即放手後卻幾步。

喬治的左眼被挖成空洞·血液不斷溢出·沿著他的臉頰不斷滴落。

「喬治.....你的眼睛.....」由奈的話讓所有人的目光轉向他的左眼上·接下來是無聲的沉默。

「這座遺跡不對勁·很不對勁。」喬治打開了沉默。

剛才感受不到·不過隨著時間流逝·他的左眼開始感到灼熱。「先別管我的眼睛·想辦法出去才是現在要做的事情。」

大家都對喬治突然的態度轉變感到呆突·亦同時深感恐懼。

「的確·折返的路已經被堵住了·必須想其他辦法。」席德露出側臉道·思考了一秒·又問：「喬治·剛才抓走你的是什麼？」

「不知道·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是某種生物·並不是遺跡內的神秘現象·而且這傢伙怕光·愛蜜莉一施展聖術時就慘叫了一聲隨手就把我丟走了·哈哈。」

喬治捂著痛感驟現的左眼·撐起搖擺的身軀·苦笑著自嘲。

「而且這怪物懂得使用幻術。」愛蜜莉不忘補充。話尾剛落·愛蜜莉突然單膝跪到地上·像有什麼重重的東西壓在她身上·是身體體力耗盡的感覺·雙手卻仍然牢牢緊握聖杖·不願放手·她難受地吐出一句：「極限了.....」

所有人都明白·這意味著黑暗將會再次主宰遺跡·下次並不可能像喬治一樣幸運。剛才所見的幻影會化成真實。

「一點討論時間也不讓啊。」喬治一邊吐嘈時間的無情一邊拔出劍鞘裏暗紅的直劍·扎好馬步·彷彿在告訴眾人：「我準備應戰了。」

席德點點頭·望向前方亮出背影示意：

「愛蜜莉。」

「嗯·對不起·各位。」

三、二、一-----彷彿黑暗中的燭光突然被吹滅。

席德的結界成為隊伍的光源。

「怪物」遲遲沒有來襲。可是黑暗安靜得越久·心中的懼怕益增。

突然。滴.....答.....滴.....答.....

是雨水？

一滴血水滴到喬治臉上·滑過他的臉頰·惹得他有點不耐煩。

「怎麼了？你倒是放馬過來啊！」喬治對著黑暗大喊。沉默半晌·左右兩側亮起火團·回應喬治的挑釁。喬治嚇了一跳·立即舉劍做出防禦姿態。火光並沒有照到書櫃。

事隔半秒·左右兩排火炬逐雙亮起。

一、二、三、四.....

直到最後-----十。

在火光的照明下，遠遠看到一具人影，一動不動，感受不到任何氣息，應該是死了。他被懸掛在半空，支撐他身體的是被鐵鏈吊著的手，鐵鏈連在兩旁的牆壁上，發出微微的暗淡紫光。

見狀後，席德瞬間感到臉部極其繃緊。

「喂喂.....這騙人的吧.....」喬治看到那死人後卻一小步，左眼傷口帶來的疼痛相較於不停撫摸心臟的恐懼，變得微不足道。耳邊傳來心臟劇烈的鼓聲。

「這.....難道.....」愛蜜莉的聲音震得相當厲害，滴滴大汗從她的額頭滑落。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同時間由奈崩潰地抱著頭，不斷重複口中的話。讓眾人感到如此害怕的並不是那死人-----而是死人身後巨大的灰黑色翅膀。

古時最強種族-----腦中響起由奈的描述。

「天翼族。」席德緊咬牙關，定睛看著前方，雙手緊握劍柄，不願解除結界。不知為何感覺那人仍然活著，只是陷入沉睡。

他的視線落在散發微光的鐵鏈上，心中突然感覺像有塊拼圖對上了。

這座遺跡的不倒之謎-----確實有人對遺跡施展加護術，只不過不是主動施展，而是被鐵鏈不斷吸收力量，維持遺跡架構。

想到這裏席德不禁感到背部冷刺-----因為那人還活著-----貨真價實的天翼族。

「盜墓者.....」最遠的一排火炬之間出現一道人影，過於突然，彷彿他一直就站在那裏。「竟敢擅闖吾主之墓。」駭人的氣音在眾人的腦海與黑暗中不斷迴盪。

「這傢伙！」喬治摸一摸左眼，彷彿找到傷口的來源。

「光啊！」愛蜜莉舉起聖杖往天花板發了一光束，光束在半空中炸開，在兩秒間照亮天花。人影被光閃到，發出慘叫。

慘叫聲直刺耳畔，四人卻只是呆呆地看著天花板。

二秒間，成千上萬的屍體被吊在天花上，輕輕搖擺，有些屍體還流著死血。

喬治摸摸臉上的雨痕，不寒而慄。

那不是雨-----

像是要遮醜般，黑暗瞬速來臨。

「竟敢.....竟敢！成為吾主的活祭吧！」

黑暗中，十隻火團，一個黑影，一個瞬間，幾聲慘叫，血肉模糊。

火光之下，鐵鏈之間，那根手指微微抖動。

神話

「撒拉山地的遺跡突然倒塌！有專家說是風化所致，亦有人說遺跡倒塌是個謎團？」

「死者家屬痛哭流涕。」

「遺跡命案。」

「搜救隊在遺跡內搜出近千具屍體。」

報章上所有的標題都跟突然倒塌的遺跡有關，看來這成了全世界的熱話，都快一個星期了，報章仍然在被這事洗版，唉，真是夠了。

我不死心地往下一頁翻，結果都是關於這個話題，看不到任何不關於遺跡倒塌的事。

「遺跡倒下，圓桌騎士後補人、『傲龍武器』太子及一名學者死亡，瑪芝達斯王國損失慘重！」

「遺跡倒塌造成三名學生死亡，一人奇蹟生還。」

我嘆了一口氣，口中呢喃：「一人奇蹟生還.....」

這令我回想起自我從遺跡事件活下來後的一個禮拜，幾乎每天都被侍衛官抓去盤問，問一些「你是怎麼活下來的？」一堆關於遺跡內的事情。一困就是半日。

我也只好回他我不記得，反正我答是有個遺跡裏的死人突然活過來人然後以超神秘的力量救走我的話，他一定會覺得我瘋了。

況且突然「復活」的那人是貨真價實的天翼族、真正的活化石，可沒有人會信。

我現在只希望時間流逝得快點，沖淡一切、

以及我的記憶。

同學在眼前逐一死亡的樣子，仍然刻在我的腦中，每當回想起便很想嘔，全身發抖。老實說，我仍然對此感到毫無實感，難以相信那不是夢。

我舉起木桌上的熱牛奶，喝了一口，再翻一頁。

又是這些話題，最近的報章一點新意都沒有呢。我不耐煩地蓋上報章，剎那間，我看到了什麼觸動到我內心的東西，又翻開。

觸感我內心的是這個標題：有考古學家指出，倒塌的遺跡是千年前魔神戰爭的魔王-----

「路西法的墳墓？」我差點叫了出來。我順著標題往下看。

倒塌的遺跡，自古便有許多學者與考古學家進內探索過，卻有去無回，關於這遺跡到底是什麼，至今依然是個謎，近日，有考古學指出.....

我看到一半便蓋上了報章，我覺得這只是巧合，那考古學家為了搶熱度才瞎扯的，況且魔神戰爭只是個神話。

我渾身無力地壓在椅背上，伸了一個懶腰。

看著桌上剩下一杯熱牛奶的早餐，太陽直照進內，一點點白點在陽光中飄逸。這面窗向東，每天早上七八點時房間內都亮得要命。

不過換作平時我就沒辦法被這時的陽光照到了，平時的話我現在應該已經在聖術學院上課。不過那件事爆出來後，學院考慮到我的心理問題讓我停學一個月，現在悠哉的生活簡直爽翻天。

我定睛看著前方，沉默半晌，突然想起那個救了我的天翼族。只記得他救了我出來後，說了一句：「人類，妳為何落淚？」那時我剛經歷完不得了的事，看著眼前倒塌的遺跡恍神，沒有回應他。隔了幾秒，又聽到他低聲呢喃：「耶路撒冷.....怎麼會。」他的聲音略帶震動。我猜，耶路撒冷應該是那一大片遺跡以前的名字。然後他就消失了。

發生的一切實在過於不真實，自從那事以後我每晚都難以入睡，這也是我今早這麼早就起了床的原因。

在城裏走走散心吧，反正醒著沒事做。

我走出旅館房門，行過了一條走廊後走下迴旋木梯。突然聽到騷動的聲音。

「很抱歉，沒有搜查令的話，我們不可以讓你們進去。」樓下傳來一把成熟的女性聲音。我認得這聲音，是櫃檯人員。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懷著好奇心繼續下走，探出身子。

「蛤？你沒看到我我是誰嗎？官兵辦事輪得到你這些人管？」說話的男子穿著一身白金交織的制服，左邊肩膀披著紅色的斗篷，腰上裝著配劍。他身後帶著一班衛隊，目測有六個人。我當然認得這人，過去這個星期我不知道被他抓了多少次去問話，他就是那個有點官位的侍衛官。

想必這次十有不離八九又是來找我的，看著櫃檯人一臉難做的樣子，我決定走出來。

「又是來找我的嗎？」

「愛蜜莉小姐？你怎麼下來了？」櫃檯人一臉慌張地看著我。

「想不到你自己送上門了呢。」侍衛官揚著嘴角道。

「送上門？這話什麼意思。」我的心中突然湧起一股不祥的預感，旅館內的氣氛有點不對。

「你們不就和平時一樣又抓我-----」『去協助調查』嗎？我還沒吐出心中的話，侍衛官的發言令我停止發言，難以置信地呆在原地。

「愛蜜莉，你現在涉嫌殺害三人，現在我們要把你捉拿歸案。」

這有點離譜了吧？到底怎麼調查才會得出這樣的結果？此時我心湧現各種不解，往前踏一步想要問個究竟。

「什麼？是不是搞錯-----」

「不許動！」突然兩把劍交叉架在我脖子旁。兩名侍衛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已經對我舉起了劍。侍衛官看了我一眼後便轉身走出正門，留下背影。這時又有兩名侍衛把我的頭部重重壓到地上。

「啊！輕力點！」

兩把劍一直在跟著我的脖子移動，直至我的雙手被粗繩牢牢綁住。

我曾經發過這樣一個夢，一個很真實的夢，彷彿那就是我的記憶一般。

我站在山涯的邊緣上，眺望著遠方閃爍的色彩。我的意識中，知道那山涯名為「各各他」。我拔起劍鞘裏的劍，指向遙遠的南方。

我說：「這場戰鬥結束後，若是我們戰敗了，你們還沒失去性命的話，就前往那邊的國家去吧，那裏是精靈的國度，世間所發生的一切都與它無關。在那裏，天使的追殺亦不會臨到你們。」

「遵命。」身後三個人異口同聲地回應我，我在夢裏認識他們，醒來後卻不知道他們是誰，只有強烈的既視感。

有種感覺，他們是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三人-----

「媽媽，這個人好奇怪喔！」

「不要理他，快走。」

耳邊傳來聲音。我漸漸睜開眼睛，矇矓的視線中是人來人往的街道。待視野變得清晰，我往右邊一看，一對母子的背影在人群中走動，母親露出側面，以異樣的眼光看著我。看來他們就是剛才說話聲的來源。

陽光直照地上，炎熱的夏天。地上的影子深色得很。我披著隨地撿到的麻布，坐在灼熱的街道邊上。不知道為什麼有時有經過的人會把錢幣丟到我腳前，我也只好懷著感激的心情收下。

已經十四天了，我在這街道上睡了十四天。因為我不知道我該何去何從，醒來後的世界我完全不認識，貨幣也有極大的轉變。與其說貨幣，不如說一切都變了。我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

在街上的同告板得知的，我現在身處的國家好像叫作「瑪芝達斯」來著。我「借住」的街道似乎是距離帝都比較遠、位於國境比較邊境位置的「楓樹城」的其中一條街。名字改得真不錯，這城內周圍都是楓樹的蹤影，我喜歡這裏傍晚的色彩，火紅的天空，與在城內亂舞的楓葉。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細心遊覽這片色彩。

不過我現在有了必須去的地方，剛才所發的夢，我已經夢到很多次，我認為這一定有什麼原因，是某

種訊息。我必須去尋找，尋找那個精靈的國度。

「喂你聽說了嗎？遺跡事件，奇蹟生還的學生似乎是兇手，被判以極刑了，這麼年輕，真慘啊。」

「真的假的，在哪個刑場？」

無數腳踏聲中，無意聽到的談話內容，聲音漸遠。

「欸～你不知道嗎？今天就要在『各各他』行刑了。」

我瞬速往聲音來源看去，眼睛滾得很大。我聽到了夢中那個山涯的名字。

各各他-----夢中的地方真的存在。

突然周圍傳來議論聲，我才發覺我已經拉住了說出地方名的那個人的手。剎那間，周圍都對我投以恐懼的目光，那人的同伴也不例外。

「請.....請問.....這、這是？」被我拉住的人看著我說。他的聲音震得很厲害。

「你剛才說『各各他』了吧。」

「嗯.....」

「告訴我怎麼去。」

滴.....答.....滴.....答.....

黑暗中迴盪著這樣的聲音。

突然一道從天而來的冰冷滑過我的臉頰，我往上一看，一陣寒冷刺痛我的背脊。

成千上萬的屍體吊在空中，當中有幾個人，我認識。

席德、由奈、喬治？我心中這樣呼喚。突然他們三人從上面掉下來，往我的方向撲去-----

滴.....答.....滴.....答.....

我猛然睜開眼睛，喘著大氣。

石磚天花在漏水，一直往我臉上滴水。我摸摸臉頰上冰冷水滴滑過的痕跡，低聲呢喃：「是夢啊。」一個手掌大小的窗戶透進一條光線，射到地面濕溼的稻草上。這裏不是我平日所住的飯店，我現在身處牢房裏。

經審問後，我從楓葉城被押到一個離帝都較近的監獄內，說真的這裏待被關進來的囚犯很不友好，食的難吃得要死，在地上放幾根稻草就當作是床，天花還在漏水！最重要的光源也很不充足，只有一個小正方形的陽光。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我無力地靠在鐵柵上，回想起那無理頭的侍衛官。

證據就是只有我活了下來，這點令他們有足夠懷疑對我提出起訴，他們這樣說。起訴還成功了，我現在背負著謀殺犯的罪名。真的不知所謂，「證據是只有你活下來了」這到底是什麼理由。現在的高官都這樣辦事嗎？

我悶著一肚子的不甘嘆了口氣。

「小丫頭，看來妳也活得不易呢。」鐵柵的另一則傳來沙啞的聲音。他是隔壁牢房的囚犯，是個樣子憔悴的老爺爺，我被關進來時他已經在這裏了，時不時會找我搭話。現在我和他也能稱作答得上幾句。

「簡直糟透了。」我把臉轉到一邊道。

「這侍衛官啊，出名懶惰。一但有案件發生，卻遲遲找不到兇手時，為了盡早結案讓自己不用忙，他總會用一些無理頭的理由把罪名歸咎到隨便一人身上。」

話題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把臉轉向老爺爺，看到他的眼神裏充滿憂鬱。他又開口道：「很不幸地，無論是妳，或是我，都成了那個背黑鍋的人。」

「你.....也是？」

老爺爺遲鈍地點了點頭，苦笑著，以緩慢的速度以及溫柔的聲音又開口。彷彿他向我訴說的一切都在我眼裏重現。

「我的老婆從我兒子出生時就已經病逝了，從那天起我們兩父子相依為命，總算捱過了，我兒子很考

順，為了讓我活得更好，自小便很努力讀書，長大後找了一份好工，進了大公司上班。是我引以為傲的兒子。」說著說著，他望向地上的那一片白色陽光。似乎過去的種種都在他眼裏回播。

「只是.....突然有一天，公司倒下了，我兒子不知道為何成了背黑鍋的那個人。一天之間，我們的環境跌到谷底，沒有公司願意聘請我兒子。他只好打著雜工維持生計，靠他打來的那點錢也勉強強能養活我們兩人。這也沒有什麼不好的，不好的是，自那天起，他每晚都很晚回家，還帶著全身酒氣。一日復一日，一年又復一年，一晚比一晚喝得更醉。他每天所承受的壓力，彷彿從他的酒氣裏就能嗅出來。身為爹的我當然看不下去，和他吵了一架，吵得翻天，那時已經是深夜，他說要出去散散心，萬萬沒有想到，那一天.....」

我漸漸瞪大了眼睛。

老爺爺沿著光線往上望到窗戶，沉默了一會，聲音略帶顫抖：「你說.....你說，我可怎會為了家產把我的兒子殺了呢？他可是我引以自豪，我最愛的.....我最愛的.....兒子啊。怎能這樣，是詛咒嗎？到底為什麼我們一家要活在別人的黑鍋下。」他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最後甚至有點咬字不清。他沒有必要要承受這種罪，只是這國家失常了，是世界陷入瘋狂了。我開始為他感到憤怒，這也太奇怪了，這侍衛官還講理嗎？

「哈哈.....六月飛霜，世界失常了。」老爺爺看著窗外的景色，現在明明是夏天，卻下起了雪來。

「這怎麼可能.....」我瞪眼看著那個正方，正方的另一邊是白色的世界，陽光被雲霧遮蔽。

「沒有人奈得了這侍衛官的何呢，畢竟在背後撐腰的是一國之君，侍衛官是皇上的遠親，沒有人有膽量動他一根毛，你說.....天理何在。」老爺爺看著我道。

我不知該怎麼回應他，低頭沉默不言。一片雪花飄到我腳前，落地，溶化。

「小丫頭，謝謝妳在最後傾聽我的訴苦。」

「最後？」

「時間到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突然鐵門外傳來腳步聲，直到老爺爺的牢房門前為止。幾聲「喀啦喀啦」，鐵門被打開，大片光芒射入，照亮了整間牢房。

太亮了，長期處於昏暗，突如其來的強光讓我下意識閉上了眼睛。

「起來！走！」耳邊傳來男人粗獷的聲音。待我再次睜眼，老爺爺一身被粗麻繩綁住，左一個侍衛，右一個侍衛把他硬生拉起。

「你們要帶他去那？」

「七天後妳就知道了。」一個侍衛丟下這麼一句後便把老爺爺從牢房個闖出。我被判謀殺，將在七天後被處以斬首之刑。

「轟隆！」黑暗再次降臨，只剩下一小片光芒諷刺著我的不幸。

第七天，「喀啦喀啦」，隨後一大片光芒灑到我身上，兩道人影站在光芒之中。

這裏是刑場各各他。

我全身被用粗麻繩牢牢綁著，一點移動的空間都沒有，我跪在地上，看著地上我自己的黑影下的碎石與幾根雜草。旁邊有許多人站著圍觀，矇矓不清的說話聲不斷傳到我的耳邊，因為我身後站著一名劊子手。

心跳聲很大，快要跳出我的身體，人要面對死亡時，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脆弱。

「行刑！」直通天際的喊叫聲。

我定睛看著地上的影子，劊子手從劍鞘中拔出劍，金屬磨擦的聲音從我身後發出，影子的輪廓開始移動。

我全身抖得很嚴重，不斷冒出冷汗。影子中劊子手把劍抬到最高，旁邊的話說聲變成了沉靜的空氣。地上的那個影子，手起-----刀落。我閉上了眼睛。

我將命喪於此。打從踏進遺跡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改變了，變得不真實，十分虛幻。席德、由奈、喬治.....天翼族、還有最後，老爺爺。發生過的一切都在腦中逐一重現。這就是人生走馬燈了吧。

-----哈哈.....六月飛霜，世界失常了。

我還記得他的眼神。

我不想就這樣死去，死得不明不白。神啊，如果你是存在的話-----

一陣狂風吹過，身後傳來金屬碰撞聲，說話聲變得吵雜起來。我什麼也感覺不到，我還沒被斬。我睜開眼睛，恍然往身後望去。

一個身披破爛麻布的人擋下了劊子手的那一刀，他手握直劍，長著一頭長髮，看打扮像個乞丐。不曉得他什麼時候衝了進來，觀眾區有圍欄圍著才對。也聽不到腳步聲，只有一陣狂風。

「抓住他！」一旁的侍衛官員這樣大喊，幾十名侍衛開始跑動，準備佈下包圍網。

突然綁著我的麻繩被切斷。

「跑起來。」

「什.....」

還沒等我回應，那人便拉著我向山崖邊緣飛奔。總覺得他的聲音有點熟耳。

越跑越近懸崖，當我以為那人有什麼妙計時，可他沒有減速的意思。不對不對不對！他想跳下去嗎？那裏可是有成百米高喔。

我嘗試從他手中掙脫，奈何他力氣十分大，硬生扯著我跑。

直到懸崖邊緣，我終於拉住了他。他一臉不解地回頭。

「你瘋了嗎？」

「請相信我。」他還一臉誠懇。

「你瘋了。」我轉頭正準備逃脫，卻止了步。因為一大班侍衛正朝我們衝來。

「可別怪我不客氣了。」突然一股強大的力量把我整個身體拋起，把我拋出懸崖，比懸崖更高的半空中。

這.....這也太離譜了。

我在空中停滯的半秒間，看見那人只是拔劍往後一揮，成群侍衛被揮出的暴風壓在地上。

突然身體迎來強大的離心力，刺耳的風聲佔據我的耳朵。我往下面的那片綠色掉去，山崖離我越來越遠。

遠遠看見一個人影跳出山崖，麻布從他身上脫離，我呆住了。

背著光，那人身後展開了翅膀。灰色的翅膀，像老鷹的翅膀，巨大的翅膀。

他是那個天翼族。

天翼族拍了一下翅膀，一刻間，除了高速下掉所造成的狂風以外，還感受到從上方而來的一陣風。他以更快的下墮速度追上了我，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他再拍一下翅膀。

離心力與刺耳的風消散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迎面而來的陣陣涼風。氣流讓我能空中把身體朝下平放，我一隻手緊抓天翼族的手臂，另一隻手張開，感受著自由的風。我在那片綠色上飛翔。夕陽在樹間照耀。

「這.....這樣的玩法不要有下次了，太嚇人了。」

心臟的跳動聲仍然在耳邊迴盪，我久久不能平復。

「現在才認出我嗎。」

「你穿成那樣誰能認出你啊，況且你那時沒長翅膀。」

「那玩意我可以隨便變出來的。」

「那玩意」是什麼意思呢，我不知多渴望自己也能長個翅膀，在空中飛來飛去。他又拍了一下「那玩意」，幾根灰黑色的羽毛掉落，速度又快了些許。我回頭望向各各他，像根手指一樣小。

我再望回前方，眼前的景色驚豔到我，我不禁露出笑意。一片極大的湖，橘色的天空透著一層淺淺的粉紅，天空佈滿一絲又一絲黃色。半個夕陽沉在湖中，湖面閃爍著一點又一點光芒，像是繁星都掉到湖面上，黃昏的星星。湖邊圍著渺小的城鎮，那是碼芝達斯帝國最邊境的郊區城鎮。視界內的一切都被染成橘黃，橘黃的世界。

「加利利湖.....」我低聲感嘆，道出那湖的名字。我住在繁忙的都市裏，每天都在拼命，從沒覺得過世界如此美麗。

「過了這麼久，這湖名還是沒變啊。」

看來這裏從古時便稱作加利利湖了。

「真羨慕你呢，隨時隨地都可以在空中飛翔，看盡世界上的美景。」沉默半晌，天翼族緩緩開口。

「以前，大戰以前。天上全都是我們天翼族的蹤影。我們經常看著我們的後代在天上亂飛、那天真爛漫的樣子，我很喜歡那時的每一天。對於我們來說，這樣的景色再普通不過。只是平和的日子並不會長久，天翼族之間發生了矛盾，三份一的天翼族叛變，叛變的被稱為魔鬼，另一邊則是天使。天空自此分裂，之後也再沒有人有膽量展望天空，直到兩派之間的大戰爆發也是如此。」

我沒有回應，因為我不知道我該說什麼，我勾起了他不好的回憶，感覺眼前的色彩像是靜止了一般，只剩風聲作伴。過了幾十秒，我開口打破這靜止的色彩。

「對不起.....」

「妳無須道歉，我只是在描述過去而已，妳亦無須替我感到難過，我沒有感情，亦不懂人類的感情。更何況，叛變源頭是我。」

-----千年前魔神戰爭的魔王「路西法」。

不知為何我突然回想起報章裏的內容，他口中所說的戰爭，大概就是「魔神戰爭」，很多童話故事也有寫關於魔神戰爭的事情，只是被當成千年一直流傳至今的神話。故事內容和他所說的大部分一致，要說巧合也太過巧合，之前我認為那只是神話，看來是一段歷史。

叛變的源頭，萬惡之首-----路西法。故事裏是這樣描述的。

「今世的神話裏應該有流傳我的名字才對。路西法。」

像是讀心術一般，天翼族似乎看出我聯想到什麼。

「那就是說我現在在牽著神話的手，並與神話一起在空中飛翔囉！」

「我旁邊的位置是受詛咒的。我是魔王。」

看來他還沉在過去的罪惡之中。我露出壞笑，頓時覺得這個人有點好玩。

我鬆開抓住他的手-----

半秒後，強大的離心力來襲，刺耳的風聲佔據耳朵。

「喂.....妳！」

我墮進那片橘黃，跌入那片星星海洋。路西法離我越來越遠，我在風聲中大喊：「路西法！我告訴你一個祕密！」

只見他拍了一下翅膀，幾根灰黑色的羽色脫落。他以比我更快的下墮速度追上我。

「妳這傢伙在幹什麼啊！」狂風聲中，他的聲音比他的手更先追來。

他對我伸出手。

「我現在.....超開心的！你過去發生過什麼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理，我只知道，你拯救了我！」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離心力消散，風聲變得柔和。我們在湖面上滑翔，往那片沉在湖上的金黃色飛去。

「所以說我搞不懂人類。」路西法把臉歪到一旁。

快整個沉到湖中的夕陽看著我們。

地上的星星在照耀我們。

「我們現在要去哪裏？」

「西方的國度，精靈國。」

「妳在笑什麼。」

「沒什麼。」

精靈國，又是神話中的國度。不過我也習慣了。

打從踏進遺跡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改變了，變得不真實，十分虛幻。硬要說的話，就像神話一般不可思議。

謊言

我踏到草坡上的水窟，鞋子進水的感覺很不好受。然而頭上的暴雨依然不斷，我們必須找個地方避雨。

雖然現在是夏天，但長期泡在大雨當中，難免讓自己體溫下降，我的身體變得十分寒冷。要是能有雨傘就好了。

我往左上方仰望過去，路西法毫無表情，即使雨不停落到他的頭上、全身都已經濕透，他仍然是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一般。

天翼族都不用避雨的嗎？特別是他那頭長髮，長期淋著雨一定很難受吧？

「哈嚏！」我抵受不住寒冷，不禁打了一噴嚏，用沾滿雨水的雙手交叉磨擦自己的手臂。顯然這不會起到取暖的作用。

「妳很冷嗎？」左邊傳來路西法的聲音，他居然用疑惑的眼睛看著我。像在說：難道被雨水淋到會變冷的嗎？一樣。

「在這大雨中行走卻一臉無事的人才奇怪吧。」

「這樣啊，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看來不可以把他當作正常人看待。

我心中默默吐嘈完後突然感到全身都變得十分溫暖，沾在身上的雨水突然乾掉，也感覺不到雨水打落身上，濕澀的感覺消失不見。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是停雨了嗎？

我抬頭望向烏黑的雲海底部。雨沒有停，只是在掉到我的身體之前變蒸發了。

「有好點了嗎。」路西法平淡地問。看來是他施術了。

「好神奇.....」我低聲呢喃。無論是聖術、禁術、或是精靈術，我都未曾見過這樣的術式。或許這是古代的術式。

「這是魔法。」像是回應我心中的想法一般，路西法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口。

「這樣啊.....古代的術式真厲害呢。」我一邊感嘆一邊在雨中伸出手，細看一點又一點落到手掌前就已經蒸發掉的雨。我必須說，這太神奇了。

從各各他逃離後，距離現在有兩三個小時了吧，想必瑪芝達斯帝國現在已經對我們下了通緝令。然而我們現在仍然身處國內，不過是最邊境的郊區小鎮-----「落日鎮」，就在加利利湖附近。

為了不引人注目，我們在一處很偏僻的位置降落，然後慢慢往小鎮的方向前進。想不到半路下起大雨來了。

才過了幾小時，通緝令不會這麼快傳到這邊境小鎮才對，所以還可以逗留一段時間。想起來路西法的計劃是往西走，尋找童話中的「精靈國」。

「精靈國，那是一個怎樣的國度呢。」我開口問。

路西法望向雨幕中就走到的「落日鎮」，沉默了一會，緩緩開口道：「我也不太清楚，我以前不曾造訪那個國度，不過我清楚知道它的存在。我的記憶中，那是與世間隔絕的國度，世間發生的一切與它無關，一切苦難與災難都無法達到那裏。」

沒有苦難的國度，如果住在那裏一定很幸福。雖然關於精靈國的描述童話裏也聽過上千次了，但我仍然這麼覺得。

而且從一個從童話時代活到現在的人的口中聽到關於精靈國的描述，會讓人感到十分真實，引人遐想。

「真想到那裏住呢。」我答。我開始想像，精靈國裏的生活、那裏的景色。

「到了。」路西法輕聲道。

我們站在一片平方大約有幾百米的田地前，田裏種的是及臂的稻米。田中間有一條小徑通往小鎮。走過這片米黃後，便是落日鎮。

從這裏望去，「對岸」的建築物排佈完全沒有楓葉城密集，房子與房子之間有好一段距離。似乎還有一兩家窗戶亮著。

不曉得落日鎮裏有什麼，總之先找個地方避雨吧。

「叮叮叮～」

我開門撞到掛在門後的鈴鐺。踏進室內的木地板，木地板立即變深色了，因為我們身上的雨水都滴到地上去。

進這家店之前，路西法把術式解除，讓雨把我淋濕。如果被人看到明明下大雨卻不被沾濕的話，絕對會讓人起疑。

這家店不算大，放眼望去是一個大約五到六平方米的空間，兩邊牆上都是架子，架子上擺著餐具和鈴鐺，另一邊還有繃帶之類的東西，一些有的沒的。看來是一間賣實用品的。

這裏面亮著橘黃色的燈，讓人感到格外舒適。

「哎呀呀。」一把緩慢且平穩的聲線從收銀台後發出。是一位看上去七八十歲的女性，她的雙眼看起來沒精打采，不帶一點光彩。她看了一眼被雨水無情拍打的窗戶，回頭問我們：「年輕人，沒有帶雨傘嗎？」

「是的，我們走著走著就突然下起大雨來了，所以進來避一下雨。」我答。

「沒在這鎮裏見過你們呢，是旅行者嗎。」

「類似吧，我們正在前往西邊的國家，剛好經過這裏。」回應老婆婆的是路西法。

「這樣啊……先進來我家吧，看這雨勢一晚都不會停了，在這裏住一晚吧。」老婆婆露出溫柔的笑容，打開收銀台後面的牆壁中的門。看來是前舖後居。

「這樣不太好……」

「得了得了，快進來吧。」我還沒說完，老婆婆就像讀心一樣已經知道我要說什麼，果斷地舉手揮一揮打斷我後留下背影，往門後走去。

「這裏有點熱茶，喝吧。」老婆婆以緩慢的速度把冒著水氣的兩個杯放到我和路西法的桌面上，她說話時慈祥的聲線讓人感到十分親切。這位老婆婆人很好，她甚至讓我們在這裏洗澡，我們也是不客氣地用了。

她家裏的用品看上去都是三人份的，餐具、家具，甚至房間。看來是有其他家人一起住在這裏。

雖然這樣做很不禮貌，我偷偷地參觀過不同的房間，發現除了看來是老婆婆自己的房間以外，其他兩間睡房，都出奇地整潔，甚至整潔得像是沒有人用過一樣。

「妳優待我們能拿到什麼好處嗎？」路西法突然吐出一句這麼殺風景的話。我差點把已經落到嘴邊的茶噴出，噙了一下小聲叫住路西法：「路西法！」

「嗯？」他轉頭疑惑地看著我。糟了，他是發自真心提問的，並不是對老婆婆的警戒。

「呵呵呵～」老婆婆開懷地笑了起來。「要說原因吧，因為你長得很像我兒子。小姑娘，妳可是沾了你朋友的福呢。」

「那我可真幸運呢。」

我露出微笑。

這裏果然有其他人居住，應該是我想多了。除了兒子外，另一個人大概是她的丈夫吧。

「那麼，可以告訴我妳的名字嗎，我想記住有恩於我的人的名字。」路西法又突然問起老婆婆的名字。路西法真是一想到什麼就說出口呢。

「千歲，風鈴千歲。」老婆婆如願回答了。風鈴千歲，真是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千歲看了一眼掛在床上的時鐘，已經十時多了。

「哎呀，這麼晚了嗎？雖然還想問一下你們關係西方國家的事，不過明天再聊吧。」她露出笑容，抬手指著兩間沒有人用的睡房道：「今晚你們就睡那裏吧，兒子和他爸一起出差了，一段時間都不會回來。」

雖然很不好意思，但以外面的雨勢，我們什麼地方也去不了。只好在這裏留宿一夜。

暴雨不斷的一晚就這樣過去。

一睜開眼睛，視界中的是陌生的天花板。客廳裏傳來陣陣香味。陽光從窗戶射入。

「喔？起床了嗎？」千歲的聲音傳到耳聲，我一副未睡醒的樣子望過去。她已經坐在客廳的餐桌邊，餐桌上兩個裏面冒著蒸氣的碗。「來，趁著麵還是熱的，快吃吧。」

她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有一刻認為千歲是自己的母親。回想起來我們只是過門客，讓我們留宿已經很好了，原本打算一睡醒就走，想不到千歲連早餐都為我們準備好。

實在感到很不好意思，卻不忍拒絕她的好意。

「叮叮叮～」開門撞到門後掛著的鈴鐺。

「這一天蒙承妳的照顧了！」我對著滿臉笑容的千歲做出鞠躬。她點了點頭後便緩緩地關上了店門。據千歲所說，鎮裏有火車可以通往西方的國家，但是火車才面世不久，所以班次十分稀疏，待下一班火車來鎮上還有三天時間。

現在我們在前往鎮中旅館的路途上，準備在旅館渡過這三天。是作晚的暴雨把雨都下完的原因嗎？掛在半空中的太陽十分猛烈，萬里無雲，與昨晚截然相反，地上的水都被蒸發掉了。幸好現在還是早上，有幾陣涼風助我們降溫。

總算是有夏天的感覺。

我看著手上的錢袋，那是千歲打給我們的錢，說是作我們兩人的火車費和住旅館的費用。

「她人真好呢～」我低聲道。他的家人一定十分幸福吧，有個這麼細心善良的家庭主婦。

「她對我們散謊了。」路西法走著走著突然說。

「不太可能吧。」我是這麼想的；但同時內心深處依然存在一絲違和感、同意路西法的觀點。

我們繼續走動。

「她說過他的兒子和父親去出差了，也就是說兒子和父親平時都住在那裏。」路西法開始解釋：「廁所裏的用品都是三人用的。」

「這有什麼問題嗎？」的確千歲的家裏有很多東西都是三人份的，但這是正常的現象，畢竟是三人家庭。

「問題就在於只有一個人用過的痕跡。」他轉頭看著我道：「在使用她的廁所時就注意到了，三支牙刷中只有一支是有叉開的，其他兩支完全是剛開封的狀態。兒子和父親平常都在家裏住，除非他們完全不使用牙刷，否則一定會有叉開的現象。」

路西法說得不無道理，但一回想起千歲親切的樣子，就完全想像不到她會說謊，我想，也許是出自於某種巧合。

「也許是千歲婆婆為他們買了新的吧。」

「那睡房裏的書桌呢，櫃子裏是空的、衣櫃也是，沒有人用過，出差也不用拿走所有東西吧。」沒有想到我的觀點立即被駁回。不過話說回來，才一晚而已，路西法到底到別人家做了多徹底的調查啊？

「那為什麼她要對我們說謊呢。」

「天知道。也許對她來說，對我們說謊有某種好處。」看來在路西法眼中，人類都是利益大於一切的生物，但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他對人類的刻板印象讓我有點無奈。

「我說啊……」

「怎麼了？」

「還是算了。」

算了，跟他解釋也是浪費力氣。就算千歲真的說謊，也沒有對我們造成什麼傷害，反而相反，所以千歲的事暫時放一邊去吧。

一天就這樣過去。

我倒在旅館內的床上，抱著枕頭，半個身子沉入床中。路西法和我分別住不同的房間，所以這裏只有我一人，十分寧靜。沒事幹的我又開始亂想東西。

發生過的事又在腦海中重播，盡是壞事，沒有一件好事。遺跡事件、侍衛官的無理，還差點命喪黃泉。現在還被通緝。

簡直糟透了。

說起來通緝令明天應該就傳到這鎮內了，在被認出之前，得盡快離開這國家。

我的思緒越來越混亂。

突然回想起那片橘色風景，湖面上的星星。

也許也不是沒好事發生。

過去的混亂固然讓我感到看不見前路。但是我遇上了那個人，他一定會帶著我走出一條路來，我的直覺這樣告訴我，所以我才決定跟隨他。雖然他的目的地是童話般虛幻的終點，但我也開始對未來的旅途帶了一點期待。

「精靈國嗎……」枕頭吸收了我的聲音。如果童話真的存在，住在那裏會是怎樣的體驗呢？我又開始想像路西法所說的國度。

我就這樣在幻想中走入夢鄉。

「愛蜜莉……愛蜜莉……」

矇矓的聲音。

「愛蜜莉！」

我猛然睜開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路西法的臉龐，陽光和陰影把他的臉左右分成兩種顏色，陰影中的赤色瞳孔反射陽光，散發微微的紅光。這麼近距離看著他，原來路西法也有點帥氣。

「怎麼了。」大概是剛睡醒的緣故，我有點口齒不清，眼睛睜開半隻。

「我們得快点離開這旅館，通緝令傳到這鎮上了。」

果不其然，街道上貼滿一張又一張的啡黃色紙張，紙上畫上我的容貌，以及路西法乞丐一般的模樣，還不忘為他添上翅膀。

下面就例著懸紅。一千萬。

是個讓人垂涎三尺的價格，別說其他人了，正在被通緝的我也有點心紅。

路西法的事或許已經引起了國內熱論。

一大堆腳步聲漸近……漸遠。又一班侍衛與我們擦肩而過。已經第三次這樣與侍衛們擦肩了，帝都到底差了多少兵力來啊？幸好有路西法施展的「魔法」，讓侍衛難以發現我們。

為了盡量離開侍衛聚集的區域，我們來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半空中耀白的太陽，一點又點白光在水上浮動。熟悉的風景。是加利利湖。

「我們來這裏幹嘛？」我問。這裏離任何一間旅館都有好一段距離，要找地方避開侍衛的話這裏不會是個好地方。

「欣賞一下風景。」

「蛤？」

「反正到旅館去也沒事做，倒不如來看看風景。」

他一隻腳踏在淺沙灘。真虧他還有這種心情。不過他也不是沒有道理，我只好默默跟著他。

只不過沒走到幾步，我就被眼前所見之物停下了我-----監獄中找我搭話的老爺爺，他就站在沙灘的邊緣，眺望加利利湖，背光的他的背影就像剪影一樣。

但是我清楚知道，他是「亡魂」。

人死亡後若帶有憾遺或是某種思念的話，靈魂會滯留在這個世界上，這種靈魂就稱作「亡魂」。

光屬性的聖術士能看見靈體，這也是我能看到他的緣故。

「難道你也看到了嗎？」原來路西法也跟我一起停下了腳步。

「嗯，這是光聖術士特有的能力。」

「沒想到過了這麼多年還是會有亡魂。」從他的語氣中能感受到他的感慨，就像亡魂是一些不好的東西一讓。

「他們的存在是不好的嗎？」

聖術學園沒有為學生提供太多對應亡魂的方案，都叫我們視而不見，原因是對其進行干涉的話會引來自身危險。但是這個亡魂讓我無法視而不見，畢竟有過一臉之緣。

「這種靈體是人類死後帶著各種負面情緒而成的，一旦他們在這個世界逗留久了，便會因長年累積的負面情緒而化成『魔鬼』。天使的擊殺也會臨到他們身上。」

路西法看著遠處的老爺爺。

「一旦靈魂被擊殺，不只是肉體、他們的意識也會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關亡魂更多的描述，只是內容過於殘酷，讓我有點啞然。

一陣冷風吹拂，嘲笑世界的殘酷。

-----怎能這樣，是詛咒嗎？到底為什麼我們一家要活在別人的黑鍋下。

他的無力的聲音再次在我腦海中浮現。

他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不可能死後也要受到這種委屈。我必須幫助他。我默默下定了決心。

「有方法能幫助這些亡魂嗎？」

「只要能解除他們的思緒，就能讓他們順利到達彼岸了。」

海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夾雜風聲、水聲。

他就站在沙灘邊緣，半睜的眼睛在回憶著什麼。

像是眼前那片蔚藍就是他過好美好的回憶一般，他定睛看著它。

我踏在沙上，逐步往他的方向前進。

距離差不多了，停下。

他靜觀湖面愜意的樣子讓人不忍打斷他，但我還是開了口：「老爺爺。」

我在監獄裏也是這樣稱呼他的，這樣叫他的話，他應該能認出我。

他睜大了眼睛，往我這邊望過來。

「小丫頭？呵呵！我們可真有緣呢。話說妳能看見我？我在街上看到有關妳的通緝令了，妳是怎麼逃出來的？」像是重見舊友一般，他一來就問了幾個問題。

「先不管我的事，我是來幫助你的。」

他的視線又放到那片蔚藍上，語氣低沉了許多。

「這樣啊。」

「總之先告訴我你的死因及事情的來龍去脈吧，我一定能幫你。」路西法補上一句。

沉默半晌，他把視線放到我們兩人身上。又開口。

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路西法說明了一遍，和在監獄裏說的也沒什麼出入、大致相同。

「那麼你們能實現我的願望嗎？」他問：「我的願望是再見到我妻子一次。」

我和路西法都無從回答，因為據老爺爺所說，他的妻子已經病逝了。

只有太陽默默看著我們。

「我可以問一下你的名字嗎？」路西法率先打破沉默。

「風鈴綾太。」

他說出這名字時，我腦海中有一片拼圖對上了，隨即開口問：「妻子的名字呢？」

他遲疑了一下，露出不解的表情。

「問這個有什麼用嗎？」

「答就對了。」路西法不留情面地就出了口。可能他有和我同學的想法。

綾太仍在遲疑。

「請如實口答。」

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一般，路西法補充後，把綾太的退路也逼沒了。綾太嘆了一口氣，緩緩說出妻的姓名：「佐倉千歲。」

佐倉千歲。根據傳統，妻子出嫁後姓氏將變得跟丈夫一樣。也就是說妻子現在的名字應該叫作風鈴千歲。

風鈴千歲，熟悉的名字。不，和她完全一樣，和店裏的老婆婆完全一樣。
當然，我並不完全認為這是巧合，但若果他口中風鈴千歲就是那位老婆婆的話，這說明綾太對我們說了謊。
這個謊言，從他在監獄裏向我訴說時就開始了。

天堂

「喂！千歲！」

「別管她，最好永遠也不要回來。」

又和家人吵架了。我自顧自地跑了出來，眼裏還含著淚水。

我不知道該跑去何處，像我的人生一樣，我看不見前路。

但我仍然在漫無目的地奔跑。

家裏總是這樣。黑暗、嘈吵。

跑著跑著，耳邊響起吵礫磨擦聲，腳底傳來沙子細膩的觸感。我停下來。那是無雲的晴朗深夜。眼前的景色讓我忘記了一切，彷彿家中的事只是過眼雲煙。

大得像海一樣的湖，傳來有節奏的浪聲，和夜空的顏色一樣，唯一能讓我區分哪邊是夜空哪邊是湖面的是水平線上的繁星。

青色與白色交織的夜空映在水平線以下的湖面上，波浪令它變得模糊不清。巨大的破碎倒鏡。不過這也讓湖上的景色變得奇幻。我這是站在天堂的門前吧？

我心中突然閃過一道念頭。

我受夠了，不想再回到那黑暗的家中。不，我人生中的一切，過去、現在、未來，我都不想面對。

天堂就在我眼前。

走吧，前往無憂的天堂。我一隻腳踏上「天堂」，水聲傳來，一陣冰冷由腳底往上爬升。我望著前方的星星們。他們在等我、在呼喚著，在叫我過去他們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什麼都不用想。我再踏出一步。

水所帶來的冰冷感覺逐漸由腳踝上升到腰間，下半身開始感受到阻力，移動時水聲很接近耳邊。

我即將踏進天堂。只要再往前幾步。

突然後方傳來有什麼在連續急速拍打水面的聲音。我沒有理會，邁開腳步繼續前行。突然我體個身體往下掉，我踩空了。看來我已經越過了淺灘區域，踏進了深水區，一旦踏進深水區，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一定會在此比湖浪拉走，流進無盡頭的水中。顯然我沒受過。這正合我意。我的腳底再感受不到湖底的硬沙。

天堂，我來了。我往前再踏.....

突然一道力量抓痛我的手臂，把我拉回，腳底又有硬沙的觸感。

「妳這是在幹什麼啊！」

我看著把我拉回的男性，雙眼變得暖熱，視線模糊。

這是我第一次遇見他-----風鈴綾太。

之後每個星期我都會來這裏。雖然沒有約好，但他每次都會在那裏。慢慢地，每天晚上我都會趁晚溜出來，就是為了見他一面。

黑暗的人生中，我彷彿遇見了唯一的光明。

一開始只是發生了不如意的事才會去找他傾訴，他總是用那溫柔的臉龐傾聽。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不知不覺過了幾個月，也就在這不知不覺中，我會向他分享我不同的情緒，無論是喜、是怒、是哀、是樂，我都毫不遺留地向他訴說。

這段時光，是最幸福的時光。我好像終於找到了一個屬於我的地方。

「千歲……」

那天的夜晚，星星特別明亮，特別雀躍。

「請一輩子待在我身邊吧，一直向我分享生活中的瑣碎吧，不，我想跟你一起經歷這些事，從今以後。」

夢寐以求的告白。

原來他是來自楓樹城的貴族，由於日常的事務讓他感到煩躁，才來落日鎮渡一下假，放鬆一下。

只是貴族並不允許綾太與我這個基層庶民在一起，綾太卻十分堅持，最後被逐出貴族圈子。

同時我也因家庭問題離家出走了。

於是綾太來到日落鎮與離家出走的的我一起生活。那時我們才二十多歲。我們在落日鎮的生活不太理想，錢沒多少，靠在不同地方打雜才勉強維持住生活。

綾太的臭名已經傳遍貴族圈子，一份高薪的工作也找不到。縱使是這樣，跟他過的每一天也讓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終於，生活隱定了下來，三十歲初的我們決定生下兒子，只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我所擁有的一切會毀在他手上。

兒子自小便有個夢想，就是離開郊區落日鎮，到繁榮的王都去工作。為此他自小便十分努力讀書，成績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靠著落日鎮鎮長的推薦到了城市楓樹城的貴族學校讀書。

楓樹城的貴族學校可說是全國數一數二頂尖的學校，為了方便他上學，我們也跟著般到了楓樹城。

一切都十分如願，他成功進王國內最大的公司工作，而且是高層，是萬人景仰的工作。

生活也變得十分富裕。

但是在那裏，因為是庶民與綾太的兒子的關係，他在那間幾乎全是貴族的公司裏似乎受到了不少偏見對待。

只是有一天，公司涉嫌與侍衛宮內的人貪污，被王室查到，面臨倒閉危機，兒子不會做這種事，我很清楚。但所有的責任都歸咎在他身上。

曾經站上過高鋒的我們，又掉了下來。

由於那件事的原因，沒公司願意聘請兒子，我和綾太也老了，沒法工作。於是他便一日要打幾份雜工來維持生計。

自那天起，他便每晚回來都帶著酒氣。

我永遠都沒法忘記，他帶著最重的酒氣的那天。

門口傳來咿啦咿啦的聲音，不到一秒後，門開了，一陣重重的酒氣傳來。

門後站穿一個衣衫不整的中年人，胸前的鈕扣一顆也沒有扣上，他擺著腳步不穩的身體一步一步踏過玄關。

「一太……又喝酒了嗎？」

坐在客廳桌上的綾太視線一直放在一太身上，露出擔憂的表情。

聽到聲音後，千歲緩緩從睡旁走了出來。

「啊……對啊。」

一太看也不看一眼綾太就帶著全身氣味的的身體往自己的睡房走去。他的眼神中透露著不屑。他一直認為生活會淪落到如此地步是因為父母的背景與出生。

若果父母都是貴族的話，他現在可能已經過著截然相反的人生。

綾太看出他十分疲累，自己卻什麼都做不了，試著安慰他：「一太，對不起，再撐一陣子吧，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一太停下腳步，回頭怒瞪著綾太，以輕挑的語氣道：「一陣子？若果我的父母不是你們的話，這『一陣子』也不會出現了吧。」

「你這話什麼意思。」

兒子的態度實在過份，綾太氣得站了起來，用腳推動椅子，發出有點刺耳的摩擦聲。

同時千歲喊住一太：「一太！」

「庶民與貴族叛徒的兒子.....若果不是你們！我早就在王室衣有爵位了吧！何苦待在這種狗地方！」

一太扯盡聲帶大喊，他的聲音傳遍家中，雖然沒有回音，但他的聲音猶如還殘留在空氣當中。

「你.....」綾太顫抖的雙唇張開，吐出一個音後又什麼也沒能說出來，只能張大它，啞口無言。無數的感情與話語卡在喉嚨當中。

一旁的千歲也嚇得退後了一步。

一太突然露出想到了什麼的表情，靈光一閃，再次開口：「啊呀.....對了，對了.....我之前為什麼沒想到呢？只要把你們殺掉的話，貴族也會重新認同我了吧。對他們說『我為你地鏟除了叛徒與他的同居者！』」一股殺氣從他的眼裏透出。

「蛤？」綾太沒能聽清楚一太在說什麼。不，他聽得一清二楚，每一隻字都確切地傳入他耳中，只是綾太不願相信說出這話的是自己深愛的兒子。

一太向綾太抬起手，下一刻輕風環繞。一道又一道金紅的字樣浮現在手前的半空中。由上而下拍成並排。

「舞動吧，燃燒吧，揮舞吧.....」他一邊詠唱著聖術，表情變得扭曲，手不停地在抖。

這是他第一次指著真人施行聖術，而且是自己的父母。

「一太，你在幹什麼！」千歲立即往前想停止一太的危險行為-----

「別過來！」綾太的怒斥使千歲僵在原地。只見綾太怒瞪著自己，但他的眼框已經紅掉了。是憤怒以外的情緒。

綾太不可能讓聖術指著千歲，指著自己就好了。

「一太，告訴我這是個惡作劇。」

才說出最後一隻字，一道火柱突然擦過綾太耳邊，幸好火柱並沒有落在可燃物身上，只是打穿了窗戶。

原本是一體的玻璃，七零八落，碎落到充滿怨恨的夜色去。

一太以極大幅度顫抖著的聲音道：「你.....覺得我像是在開玩笑嗎？」他說：「這個城的侍衛官以懶惰聞名，一有什麼奇案或是難破解的案件，為了盡早結案讓自己不用工作，他一定會隨便找一個替死鬼承受罪名。」

他對楓樹城的官員瞭如指掌，因為以前公司高層被發現貪污時，是那個侍衛官跟進貪污案，結果一太成為了侍衛官的結案工具。

他突然無力的笑了一笑，盯緊綾太說：「這樣一個無能又臭名昭著的人也能穩住官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誰也沒有發出聲音，只有空氣仍在流動。

牆邊的秒鐘仍在運行。滴答聲代替三人發言。

三下後，一太的聲音把時鐘聲覆蓋：「只是因為他是皇上的遠親，誰也不敢動他.....而我.....而我！

因為你們的緣故，無論我有多出色表現，無論我再努力往上爬，誰也沒把我放在眼內！我所努力過的一切，全被否定了，只是因為你們！」

一太越說越激動，金紅的字樣再次浮現在半空中。

「發熱吧！將一切燃燒殆盡！」

無情的吶喊，蘊含無數的怨恨。

半空中的幾排並排字樣發出金色的光芒，然後碎開。一道直徑大約三十厘米的噴出，飛速往綾太的胸口奔去。

「綾太！」

「水啊，加護我身.....」

一聲爆炸聲，狂風壓過，煙霧四起，視野裏一片灰白。

狂風帶著火焰撞到牆上，木製的牆壁燒起一團細火，正在慢慢變大。耳鳴在耳邊響起，幾秒失聰。

綾太在火柱傷到自己前對自己施行了加護聖術，火柱帶來的傷沒有到太多，不過其衝擊力十分猛烈，他腳步踉蹌地後退幾步，與地心吸力抗衡，最後還是跌坐在地上。

抬頭望天，灰白的煙霧後透著淡淡火光。天花的燈光已經被紅光覆蓋。

一太從煙霧中走出來，俯視綾太。在火光中再次對綾太抬起左手，他用右手抓緊左手手腕，他的表情、手、腳都在震動。他的眼睛充滿驚恐與悲傷，一邊嘴角卻不協調地微微上揚。他臉部的表情上下是不一致的。

有一刻，他恢復了一點理智。

熱空氣傳來。開始連視界中的事物都染上了火紅色的光芒。

「喂.....這有點不妙吧。」

「那是什麼，失火了嗎？」

「肯定是了，快找侍衛！失火了！」

破碎的窗戶外傳來依稀的說話聲。

一太的左手前又浮現金紅字樣。他的聲音震得很厲害，

「舞動吧地獄之火.....吞噬吧不滅之焰.....」

「綾太，快停下。」

綾太一聽到唱詠字句，立即崩緊了起來。

這一次是與剛才截然不同的聖術，這次規模十分大，他在這麼小的房子裏施行的話連自己也會有生命危險。但他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正確點來說，他沒有停下來的原因。

「一太！停下！」

圍繞一太的輕風逐漸化為狂風，屋內的火焰都被牽動。

金紅色字樣全部並在一起，發出金光，一太完成唱詠的最後一句：「讓他接受無盡的酷刑吧！」

字樣碎開，聖術發動-----

綾太瞪大了眼睛，世界彷彿靜止了一樣。

突然一把劍從後穿過了一太的腹部，血從腹部瀉出來。

「咳.....咳.....」

小型的血瀑布從一太的嘴裏流出，他定睛看著刺穿自己的劍，自己的血染在上面。腹部像被火燒一樣，十分灼熱。

聖術沒有發動成功。

「嗶-----嗶-----嗶-----」

窗外傳來侍衛吹哨的聲音。十分微弱。

綾太看著熟悉的劍鋒，那是他少年時的配劍。之後便一直掛在牆壁上作裝飾用。

一太的雙目失去光彩，向前仆在地上。暗紅的血液在地面上擴散，形成血湖。

千歲在他身後出現，她眼裏含著淚光，「對不起.....我不可以讓綾太有危險.....」

沉默半晌，綾太面無表情地爬到一太旁，拔出插在他身上的劍，一堆血又再灑出。

他反轉一太的身體，一太雖然睜著眼睛，但身體卻毫無動靜。綾太把手伸向一太的眼睛。

一太被閉上了眼。

「嗶-----嗶-----嗶-----」

窗外傳來侍衛吹哨的聲音。清晰的聲音。

「快逃。」

「什麼？」

綾太低頭看著一太的屍體，不知他的表情如何，但他的聲音中帶著迷茫：「我說快逃！侍衛快趕到這裏來了。」

「不……我不可能這樣做。」

「快逃啊！」他終於抬起了頭，一滴淚光滑過他的臉頰，「我不可以再失去了。我不可以再失去妳，快滾走！滾到別的國家去！不要……不要回頭。」

千歲嚇得退後幾步，因為綾太正在用劍指著自己。

「綾太……」

「滾出去！」

綾太用劍揮開空氣。

千歲愣了一下，接著便離開了家門。

「嗶-----嗶-----嗶-----」

窗外傳來侍衛吹哨的聲音。聲音很大。

綾太看著千歲消失的背影，劍滑到地上，彈了幾下才安靜下來。他無力地跪在火海之間。

侍衛的哨聲漸大，屋內的火焰也是如此，他的耳畔全是火焰焚燒的聲音，瞳孔反射屋內的火海。

烏雲覆蓋整片天空，明明已經是下午了，卻暗得像傍晚一樣。陽光達不到地面，氣溫有點低。

我把掛在門前的牌子翻成「營業中。」

今天聽不到蟬叫聲，一般來說現在這個時間蟬聲會大得煩人。

「媽媽！快看！是雪！」

外面傳來小孩的聲音。

雪？現在應該是夏天才對。是小孩子的惡作劇嗎？

我推開門，往外面探頭。

一片又一片白色在半空中緩緩飄落。白色的世界。

「真的欸！」

中年女子的聲音傳到耳邊。

「騙人，這怎麼可能。」

「第一次看見……」

「我們這從來沒下過雪吧？」

陸陸續續不同的家戶都打開了門，紛紛站了出來，恬靜的小鎮突然變得熱鬧起來。

我定睛看著灰蒙的雲層。

一片雪花飄到我腳前，落地，融化。

「是雪！是雪！」

幾個小孩開始在街道上跳來跳去，一眼也不看地面，臉帶無盡的歡樂朝天上望。歡鬧聲不斷。

從來不下雪的國家，突然下起雪來。我從沒想過，雪是那麼美麗。

一道暖熱滑過我的臉頰。然後。一道又一道，接連不斷。

不知為何，綾太的樣子突然在我腦海中出現。
想再見他一次。那怕只有一面。
但是我以後應該都無法看到他了。

美麗的風景明明是牽動人的喜樂心情，卻撩起了我又苦又酸的情緒。
原因很清楚，就在我看不到的遠處，在那山崖之上。

小茶几上還放著一個禮拜前的報章：
楓樹城一名老年男子涉嫌殺害親兒子，男子於審問過程中自首.....
男子被判以斬首之刑，將在七天後進行。

我喝著熱茶，一邊翻閱昨天的報章。
終於除了遺跡事件，有其他的報道了。
好像是有人從各他刑場把一名囚犯救走了，還有人看到救走囚犯的人飛了起來，現在他們被全國通緝了。怪不得今天鎮上來了這麼多侍衛。文章的左上角貼上逃脫囚犯的樣子，不得不說畫這個的人畫功很好。
這人的懸紅有一千萬。
「讓大人物在家裏住了一天呢.....」
報章上畫的人正是前天遇到的姑娘，在她身邊那個很像我兒子，長得十分俊俏的高大男子大概便是救走他的人。
他們昨天早上就離開了我家。不曉得侍衛會不會查到這裏來。不過話說回來，
「原來他會飛啊？」我輕輕感嘆道。也許是一個十分厲害的聖術士。雖然我沒看過飛行聖術就是了。如果有的話，大概是風屬性的聖術吧？
我又開始想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

「叮叮叮~」
門那邊傳來鈴鐺的聲音。有客人了。
我趕緊放下手上的東西，立即快步走到門後的店面去。
「歡迎光.....」我停下口中的話，因為眼前是一位「大人物」。熟悉的臉孔。
我認得那頭有點散亂的長髮。他便是那名長得像一太的人。他身邊的姑娘今天沒來。
「是你啊.....這種時候還周圍亂走好嗎？」
他正在被通緝，對他來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吧？
他沒有回應我，只是環視店鋪的四周，突然開口：
「先不說這個，你丈夫和兒子出差回來了嗎？」
我內心驚了一驚，雖然不知他問過個有什麼意圖，不過我還是跟據我之前編下的設定回答：「不，他們出差都至少兩三個星期才回來。」
他突然臉色一沉，像是我說錯了什麼一樣。
「所以你還可以再看到他們吧。」
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問法，我愣了一下。隨即撐起笑容。
「呵呵呵，年輕人，你的問法真有趣呢，那當然啊，他們只是出差工作而已，又不是什麼危險工作。」
」

這是最假的謊言。我永遠都無法再見到他們了。

「這樣啊.....但是你的丈夫回來落日鎮了，他說他想見妳一面。」

他突然說出一句不合理的話，很明顯是在撒謊，綾太不可能回來，他已經死了。

這傢伙是怎樣，為什麼要撒這種謊，是年輕一輩的惡作劇嗎？

我收起臉上的笑容，直視他的雙眼，說：

「年輕人，再怎麼說你這玩笑也開得太過份了。」

「叮叮叮～」

從門口照進東斜的陽光。長髮男子背著光，背光之下，他的背影就像剪影一般。他露出側臉：「錯過了這次，妳永遠也沒法再見到風鈴綾太先生了。」

風鈴綾太，是綾太的全名。

我愣在原地，感覺心跳加速。這個人到底是誰，為什麼他會知道綾太的全名。回想起他剛才問我的問題，那種奇怪的題問方式。

難道他一開始就知道我在撒謊？

「你到底是……」

他的聲音打斷了我：「今天深夜，加利利湖邊上的小沙灘上，他就在那裏。妳有一整天的時間考慮。」

「叮叮叮～」

語尾才剛落下，他便離開了。

屋內又變得暗淡，只剩下茫然看著前方的我。

我的瞳孔裏是青白交織的夜空。星河聚會。今天的月亮特別明亮。湖水與夜空的顏色是一樣的，只能靠天上的星星來分辨哪邊是湖哪邊是夜空。耳邊傳來有節奏的浪聲。下半身是細膩的沙子觸感。

我坐在加利利湖邊的小沙灘上-----遇見「亡魂」風鈴綾太的地方。

雖然已經預想到了，但想不到這裏晚上美得超乎我的意料。尤其今夜的夜空萬里無雲，我眺望那微微彎曲的水平線。

「她真的會來嗎？」

我問。

「我相信會的，因為我跟她說了他只有這一晚的機會。」

坐在我旁邊的路西法答。

我對惡趣味的他苦笑了幾下。其實今夜並不是最後一夜，如果她不出來見綾太的話，綾太的靈魂一直都沒法離開。路西法對她說了謊。

不過不這樣說的話，就未必能動搖千歲了。

站在我們旁邊的綾太盯住湖面，表情十分緊張。

「不知道.....她會怎樣看待現在的我呢。把她獨自留在這個世界上。」

「哎呀，對我們撒謊就那麼自然，現在竟然緊張了？」

「呃.....」

路西法不留情面地偷挪綾太。

「路西法！」

我扯動路西法的衣服。

綾太已經把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他與千歲對我們撒謊也沒有任何錯，誰會願意把自己醜陋的歷史一一道出？據他所說，原來他是想借在監獄裏編的那個假過去來宣泄心中情緒。

但路西法似乎還對此事感到不滿。

突然綾太定睛看著右邊，他的眼瞪得很大。

順著他的視線望去，千歲正在走過來，她每走一步都揚起細細的沙煙。

「千歲婆婆！」

「我就說了吧。」

「千.....千歲.....千歲！」

綾太跑向她，伸出雙手想要抱住千歲。

卻撲了一個空。

就像沒有人站在她前面一樣，她畢直地走向我們，穿過了半透明的綾太的身體。

「我來了。」千歲環顧了一下四周，最後盯住加利利湖，她說：「你們沒有騙我吧。」

「不，妳來得剛剛好。」

路西法推出一雙手指意千歲與我向後退一點。我們站到他身後不遠處，他背著我們，面向月光。他亮出側面，「但是妳必須起誓，今晚所見之事，絕不外傳。」

「什麼意思。」

「回答我。」

「.....我發誓。」

還沒等千歲反應過來，突然一陣風吹過，沙子被吹起，打到我們的臉上。下意識地閉上眼睛。等風過去，待我們再睜開眼睛，第一眼看見的是巨大的灰黑色翅膀，淋浴在月光之中。

路西法再次亮出他的翅膀。

十分美麗。我看得入神。

他的長髮在輕輕舞動。

「你.....這是.....」

千歲驚呆了。也許她從來沒有想過，眼前的人竟然長著翅膀吧。畢竟童話裏才會出現這樣的角色。

路西法開口中呢喃著什麼，應該是在詠唱術式。一陣輕風環繞著他，沙子被風捲起，也一起圍著他旋轉。

「請妳回想起，有關於這片湖的記憶。」

他說。

千歲默默閉上了眼睛。

有關這片湖的記憶。像天堂一樣美麗的加利利湖。應該說於我而然，這裏便是天堂。我幸福的起始，我在這裏遇見綾太-----我的一生所愛。

天堂裝載著最甜蜜的記憶，最幸福的記憶。

沒想到如今再看到這片湖，「天堂」仍是一如舊美麗，記憶卻變得酸澀，緊揪我的心臟。

這裏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天堂了。

因為我所認識的天堂，周圍都有他的身影，無處不在。他自私地佔據我的記憶。

綾太、綾太、綾太.....

「千歲？聽到了嗎？千歲！」

我睜開眼睛，淚水沿下巴滴落。感覺心跳加速。眼前的景色是多麼美麗，是我認識的天堂。

「綾太？」

他緊緊抱住我，他的聲音傳入我的耳畔，「千歲.....這次我抱緊妳了，我不會再.....」

「讓我離開嗎？那次之後我可傷心得要死呢。」我抱回去，笑著說。

他用劍指著我的畫面再我腦海中閃過。

「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法再抱住妳了，沒有辦法再把妳留在我身邊了。」

「是嗎？你現在不是好好地抱住我了嗎？」

之後，我們談了很多關於過去的事。過去發生過有趣的事，第一次遇見對方的事。甚至一太小時的趣事。星辰作伴。

到底多久沒有試過像這樣兩個人坐在「天堂」的一角說著只關於兩人的事情了呢？一切來得太突然。我甚至懷疑這到底是不是夢境。

「對了，那時我不是叫你逃到別的國家去嗎？我還以來這裏見不到你了。」

「怎麼可能，我怎可能拋下我們在落日鎮的家，再說，叫我逃到別的國家，那時我根本沒錢啊！」

「這樣啊.....」

他摸著後腦，尷尬地笑著。

「你從我認識你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變呢，都是像個傻子一樣。」

「咦？」

他驚訝地指著自己。他的反應也太逗了。

「噗哈哈！」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不知是否因為年紀已經老邁了，我笑得有點無力，聲音有點沙啞。

「哈哈.....」他也笑了起來。

天色逐漸變得淺藍。

不知不覺中，我們歡鬧了一個晚上。

「謝謝妳.....看到妳還活得好好的就可以了。」

綾太的身體開始發出金色的光芒，一點又一點金粉從他發光的身體散出。往平靜的天空飛去。

我緊緊牽住他逐漸變得透明的手。盡可能留住他手心的溫度。

他對著我展露笑容，十分燦爛。

然後.....我們一起望向回憶盛載的加利利湖。太陽還沒露出任何一角，月亮還沒完全落下，天空不會太亮，也不會太暗，是暗淡的淺藍。

這種時份的加利利湖不像白天一般耀眼，又不像深夜一樣奪目，反倒十分平靜，十分和諧，就如我現在的心情一樣。除了藍色，沒有任何色彩。

這裏果然是天堂，我最喜歡的天堂。

太陽露出一角，一道陽光打過來，象徵新的開始。

手中的溫度突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沙子細膩的觸感。

我緩緩站了起來，好久沒有通過宵了，身體有點遲緩。轉頭一看，那兩人已經消失不見。昨晚看到的.....

「是天使嗎？」